

容闳：思想的忠臣

刘诚龙

晚清容闳是个不太好下结论的人物，按照“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”的观点看容闳，其形象将相当难堪。他生于晚清，长在八旗下，当为八旗鬼，但他曾经站队到大清的敌人太平天国那边去了；在太平天国那边不太久，转而投身曾国藩麾下，为大清奉献青春与热血；大清的敌人“革命党人”兴起之时，容闳又来了个华丽转身，由扶清事满摇身变为排满灭清。政治立场变化不定，二三其德，士也罔极了。

容闳，字达萌，号纯甫，广东人，小学就读于澳门玛礼逊纪念学校。没读完，又回到老家珠海，读私塾。香港被割让给英国，其母校玛礼逊纪念学校也迁至香港，容闳再次到该校读书。因其智力拔群，成绩突出，被当时美籍校长布朗先生激赏，得其帮助，于1847年赴美留学，考取了耶鲁大学，是中国最早的留美生，“屡以英文论说优异，连获学校之首奖”。容闳在美期间，一是“目击美国教育日新，民主政治蒸蒸日上，因慨然有为祖国倡导革新之宏愿”；二是“拟将中国学术，介绍于西土，西方文明，灌输于中国，以期文化交流”。

咸丰四年，容闳回国，在香港当了一段时间的律师，因感于律师所为，只是伸张一人一事之正义，有愧其花大力气学习西方政治制度，所以他起意“兼济天下”。当时，太平天国已经定都南京，容闳先生觉得那里可能是施展抱负之地，所以整顿装束，与美国传教士等人一同前往，拜会洪仁轩。太平天国真正有思想有见地的，不是洪秀全，而是洪仁轩。容闳找洪仁轩，也算是找对了人，两人相谈甚洽，于是容闳以“清政腐败，天国初兴，为政治自然之演进，乃向仁轩建议七事”。其七大建议主要是：以制度组织军队，设立武备学校，创设银行，普及教育等。这些主张得到了洪仁轩的认同，但在洪秀全等一般人物那里，却未能通过。容闳之策，被束之高阁，弃之不用。容闳深为失望，所以退出南京，“以其技之不行，愤而返上海”。

容闳到上海，一度不谋政治，只是做生意，干些贩茶卖酒的商贾事。有日往九江去买茶，忽然接到其友人张斯桂与李善兰之信，信里说曾国藩特慕其才，愿与之一晤。容闳先生连茶都不去买了，直奔曾国藩而去，所谈者，也是曾与洪仁轩之谈者，都是兴教育，创银行，整军队，办洋务……与洪仁轩所不同的是，曾国藩本身就掌握着实权，所以，容闳的才学不需要“中转”，再“上达圣听”，他可以直接通过曾国藩实践其主张。容闳“遂受命筹备机器厂”，把“江南制造总局”之“区区一局”，建设成为“洋务之重镇”，“遗惠无穷”。而容闳在曾国藩那里办洋务，“其新政之计划，重点在教育”。他力劝曾国藩多选多派青年才俊赴西方留学，“曾国藩、李鸿章据其主张，会衔奏陈，奉旨照办”。容闳亲自挑选，第一批选了30多

人，“联袂放洋”，然后一批接一批，共选了四批一百多人，去睁眼看世界。

容闳办洋务，为清政府披肝沥胆，应该算是清政府的忠臣了吧。如果说，容闳后来积极参加康有为、梁启超之维新变法，仍然算是清政府的忠臣，那么他晚年加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，则是清政府的叛臣了。维新变法仍然是为了清政府“好”，仍然是在扶持清政府这栋腐朽大厦，其政治立场与替曾国藩办洋务无二致。而失败之后，容闳出逃美国，待孙中山以推翻清政府为己任的革命运动兴起，容闳思想再度活跃，这次不是给清政府做栋梁了，而是来砍清政府这面破旗了。孙中山致书给容闳，“民国建设，在在需才……恳请先生回国。”容闳得到孙中山这一书函，心驰神往，“欣慰之余，颇欲成行”。只是因为已是80高龄，老病复发，以民国元年12月23日，卒于美国哈特福德州，享年84岁。

容闳一生行状，以政治立场论，是可归入贰臣之列的。他一人太平天国已反清，二人曾国藩幕以助清，三人孙中山阵营再度反清，即使在助清那会儿，也是背叛清政府正统，以维新的方式而“造反”。初看其形迹，实在是可归入战国苏秦者流的，苏秦者朝秦暮楚，直把立场当商场。学得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，谁买我的文武艺，我就将此身卖与谁。甲方乙方，不管他们是朋友还是敌人，只要谁买我的货，谁出的价格高，我就卖给谁，而且今天可卖给甲，明天可卖给乙，利益之商场就是我政治之立场。

可是，考诸容闳先生，是不是商场即立场呢？不错，容闳屡次换主，在敌我双方阵营或出或入，出出入入，然而对他实在不能以贰臣观之。容闳有一样不忠，但有一样却是特忠。他所不忠者也许是政权，他所特忠者却是思想。他一直怀抱科学与民主等基本的人文理念，而始终未改。他入太平天国，是觉得那里“天国初兴，为政治自然之演进”，所以奔趋之，到了太平天国才知远不是那么回事，于是退了出来；他入曾国藩幕府，是因为曾氏虽然不能实践其民主政体，但可以给其提供科学改良；他造清政府的反，搞维新变法，也是因为这能实践他一贯的西式理想；他身未入而心已入孙中山民国革命，更是期以先进的政治制度以振国势。

然则，如何来评判谁是忠臣，谁是贰臣呢？在统治者的话语权与解释权里，只有一种忠臣，那就是不管这君主是混蛋还是坏蛋，是腐朽还是不朽，你都得从一而终。他在朝司命，你得做其奴仆，他丢了江山，你得做其遗民；他今天左倾，你马上跟着左倾，他明天右倾，你立即跟着右倾……这就是统治者心中的忠臣。这种忠臣，其最大的特点是：你的思想可以有无限变化，但你跟的人却只能是一个。

这种忠臣是什么呢？是奴罢了。

是做别人的奴，还是做自己的主呢？我以为，如果想做自己的主，那么就要做到我忠诚的是自己的思想，是自己的理想，而不是某一个人。这种忠臣最大的特点是：我的事主可以有变化，但我所坚守的思想却始终如一。谁能够伸我思想，我就跟之助之；谁不能容我思想，我就反之弃之。

千百年来，评判士人的气节标准都是由统治者所制定的，所以忠臣都是一个忠奴模样，实在可悲。也许我们当有新的气节准则了吧，这一标准里，可以列许多项目，每一项目都可以占一定分值，而其中忠于思想，当占大分值。孔子游齐游鲁，

所持者都是一种儒道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，没有愿意用其儒道者，他则终生而不仕；商鞅说秦，先向秦孝公说帝道，孝公不理睬，商鞅则说王道，秦孝公依然无动于衷，商鞅马上转而说霸道，秦孝公则移席以听。孔子奉多主却只一道，商鞅奉一人却有多道，一个守己，一个媚人，谁更有气节？我觉得，忠于思想与忠于君主相比，最少要高尚 N 倍。

（刘诚龙，公务员）

（选自《湘声报》2009 年 7 月 31 日）